

## 贾大山：文淡而有味 人淡泊名利

□白 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文艺家要热爱人民，特别提到了河北作家贾大山。这不只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早年与他有交往、有交情，还因为贾大山确实在为文与为人两个方面，有自己的操守，自己的特点：这就是长期置身于生活的热土，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他的为文与为人是相统一的，那就是植根生活，心系人民。

阅读了新出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获益甚多，也感慨良多。这部上下两卷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除去前边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和后边的“附录”部分，共约56万字，这便是贾大山从1971年至1996年这25年间创作的全部作品。因为创作态度的异常严肃与格外严谨，贾大山轻易不下笔，轻易不发表，因而在同代作家里，他的作品数量明显偏少，甚至可能是数量最少的一个。

贾大山的为文与为人，给我印象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淡”，一个是作品的“淡而有味”，一个是做人的“淡泊名利”。两“淡”见出真性情，两“淡”也含有深意蕴。

“淡而有味”是贾大山作品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他的笔下，多是寻常百姓人家的琐碎故事，日常生活流派的微小浪花，可以说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波澜、小插曲。但因为他深谙人物的内在心理，熟悉人物的微妙关系，小人物却性情互见，栩栩如生，人性亮点自然显露，因而别有意味，饶有趣味，读来引人入胜，读后耐人寻味。

比如，他的短篇小说《花市》，就写了一个在集市卖花的乡下姑娘，先遇到一个黑黑瘦瘦的乡下老头，又遇到一个盛气凌人的年轻干部，两个人都想买姑娘的令箭荷花，乡下老头出到12块，年轻干部加到13块，老头又加1块后，干部又出到15块。两人相持不下之时，姑娘却意外地把花卖给了老头，并且只要了10块钱。在这一看似蹊跷的买卖中，既写出了乡下姑娘讲利更讲义的内心准则，又写出了乡下老头在生活改善之后的审美需求，还写出了年轻干部毫不掩饰的自负与跋扈。一桩小小的“花事”，就如这艘地折射出当事三人的不同性情与各自心事，看似平淡，但淡里有浓，

## 文如其人 贾大山

□何向阳

一个作家的品格，决定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人格修养，而作家品格，决定了这个作家文字的品格和风貌，所以古人云：文如其人。人品与文品之间，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位关系：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品格状况，可以品出这个作家是正直善良的，还是道德失格的；同样，从一个作家的品格出发，我们才会对其文学作品做出更准确、更深入的解释。

贾大山是一个磊落坦荡的人，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宅心仁厚，但在原则与道义问题上，是一个绝对讲原则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价值观，是可信的，我们信赖这个人，所以我们相信其文与一人以贯之的精神。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作品，不仅对于我们读者个人有益，对于民族精神的建设更是有价值的。

贾大山的作品，从数量上讲并不算多。由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分上下两卷，共65万字。但一个写作数量不多，且英年早逝的作家，为什么在离开了我们这么多年之后，他的文学仍让我们怀念，他的人格仍令我们敬佩？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言行一致、文合一的作家，他对于善与恶的界限，对于坚守道义与丧失人格的区分，在他的文字里是那么泾渭分明。这一点，贾大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短篇小说《取经》，发表于1977年《河北文学》，当年被《人民文学》转载，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描写的是“文革”结束之后农村建设的场景，小说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之外，令人震动的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在小说中，王清智反思，今天咱向李庄取的经，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取的经，人家坚持的，正是我们扔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四人帮”干扰破坏是主要原因。可是，李庄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在小说的结尾，老王说：“要学参天白杨树，不做墙头毛毛草”。白杨树与毛毛草之喻，讲的就是人格。历史局限，固然是我们可以推托责任的外部原因，但人格精神的矮化是否也应在反思之列呢？这篇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其时贾大山就以一个作家的敏感，体会到了“随风倒”的危害，而意在建设“参天白杨”式的国民文化人格。

这种人格建设的觉悟，来源于贾大山对于自我人格的要求，更来源于一个作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负责任的态度。《花市》写到的卖花姑娘，虽是一个娇小女孩子，却蕴藏着极大的精神能量。小说围绕着购买一盆令箭荷花，在老大爷与年轻干部之间展开争议。年轻干部竟问老大爷是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乡下人望着年轻干部的脸色，劝老大爷将花让给年轻干部，但卖花姑娘“冷冷地盯着他”，并收10块钱将花卖给了老大爷。小说以精彩的对话，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正直的女孩子。当那位企图仗势欺人的年轻干部用扇子指着女孩子时，女孩说：“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还问我们治保主任是谁吗？”小说由此完成了一个聪慧、纯洁的女孩子形象的刻画，而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不仅存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积极投身于改革事业之时。改革，是为了全面实现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包含人格的提升和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所在。

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建设的建设。人的现代化，人格的建设，包含在我们的工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作家的品德，我以为，总书记不仅要求作家必须是一个有正义心、有道德感的作家，而且要求我们的文学必须提供供给社会、给民族一种“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精神。要写出人物的筋骨、道德和温度，作者必须首先具备同样的品质。贾大山正是这样一个表里如一的作家，他的作品与他的为人互为印证。对于作家而言，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才能写出具有高尚品德的文学，才能真正做到给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我以为，是作家贾大山留给我们的一份和他的作品同样重要的文化财富。

似乎平常，又平中见奇。

贾大山在“梦庄纪事”系列里所收入的《花生》《干姐》《写对子》等短篇小说，也大致都是这样：以乡间故土为生活舞台，以邻里乡亲为描写对象，写他们的小遭遇与小故事，小烦恼与小欢乐。开读作品，一群小人物便扑面而来，跃然纸上；掩卷之后，他们的喜怒哀乐仍挥之不去，长留心头。这样的作品，称得上是以小见大，尺幅万里。把这些作品连缀起来看，就是一轴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市井万相图。

作为作家的贾大山为何写得不多，作品较少？这可在他的创作谈文章中找个中端倪。他在《我的简历》里说到：“我只想在我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种天籁之声，自然情趣，以娱乐读者，充实自己。”又在《多写一些，写好一些》里说：“我们给农民写作，应该像他们交公粮那样，拿最好的。”没有找到“天籁之声，自然情趣”，决不硬写；自己觉得够不上“最好的”，绝不出手。因为师法自然，所以惜墨如金；因为高看读者，所以严以律己。这就是贾大山作品数量无多的内因所在。而这种近乎严苛的创作态度，与那些制造大量参差不齐的作品作家比起来，是何等的让人佩服，令人敬重。我们实在应该学习贾大山，慎于下笔，本色为文，最好做到像他那样，以精致的作品“愉悦读者”，而不是以良莠不齐的写作，挑战人们的阅读耐性，甚至以量多质差的粗糙制作，给市场添乱，给读者添堵。

淡泊名利，是贾大山为人处世的根本操守。这与他在写作上的不求闻达，只求愉悦读者，是一脉相承，榫鼓相应的。因而，他的为文与为人，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他以扎根基层生活为乐，以娱乐农民文友为乐，这种既把自己有意地混同于老百姓，又甘当隐身市井的写作者的姿态，使其身份、立场等都具有明显的多重性，乃至模糊性、混合性。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公家人与民间人，专业性与其业余性等，很难简单地界定与认定。他既把它们之间的差距弥合了，又把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还把它们之间的联系打通了。

从习近平总书记《忆大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贾大山是经过反复动员之后，才出任县文化局局长的。但他一旦

## 他的写作姿态令人仰望

□彭 程

最早读贾大山的作品，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时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取经》《花市》，印象非常深刻。由于贾大山既不是小说作家，又为人一贯低调不事张扬，所以其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再读到他的更多作品。

2014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比较集中地读了能够搜罗到的他的全部作品。阅读过程中有一种感受，就是有时候对某些作家作品读得相对晚一些，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随着人生经历、阅读经验、艺术判断力的增加，滞后一些的阅读，能够更深入和准确地认识到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个作家的特色。我认为，在其作品之外，贾大山这位作家最重要的意义，或者说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秉持一种怎样的姿态；他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他与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意思也可以换成另一种表述，不妨说是关于“两个关系”的：一个是作家与自身、与自己内心的关系，另一个是作家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

先说第一个关系。贾大山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作家，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书，这在文学界可以说极为罕见。80年代他年轻的时候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个重大事件。但他淡泊自守，不出集子，甚至主动为他举办研讨会他都不参加。不像现在有些作家一年不出书，心里就慌了，出了书以后没人评论，又感觉仿佛被世界遗弃了，内心焦灼不安。贾大山完全不是这样，他视名利如异物，他看重的是文学创作本身带给他的精神愉悦。可以说，写作就是他的灵魂，是他生命的寄托。他真正是在秉持一种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为正确的姿态，那就是沉潜下去，深入生活的深处，发掘生活真

谛，用心打磨技艺。这是一种令人仰望的姿态。他对写作精益求精，作品反复修改，一直达到他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境界，才拿出来发表，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远离名利场，全身心投入在文学的钻研上。读他的作品，从《取经》再到后来的《梦庄纪事》《古城人物》，能看到作者对生活、对人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他的艺术演变精进的前后脉络：开始的作品侧重于社会政治批判，后来的作品更注重对人性与文化的剖析。这种提升，离不开寂寞中的不懈追求。总之，对于一个作家如何在喧嚣的生活面前保持一份执著于艺术的宁静之心，贾大山提供了一个典范。

再谈谈第二个关系。贾大山其人其作，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作家应该坚守责任担当：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相结合。他的作品描绘普通乡村和小城镇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表达他们普通的喜怒哀乐，挖掘他们内心善良美好的世界，同时表现了传统文化的深邃悠久的价值和无限的生命力，真正充满了烟火气息。每个人物虽然只是寥寥几笔，每篇作品虽然只有几千字，但韵味深厚浓郁，耐得咀嚼。他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历久弥新的。这与作家对写作与生活、与时代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认识促使他满足于浮在生活的表层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是始终扎根于生活土壤的深处，感知生活的脉搏，这样才保证了他能够有不断的艺术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大山是一个深入生活、拥抱时代的出色的践行者，是作家乃至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楷模。他的为人和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确实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参加人民文学笔会

虽然没有见过贾大山老师，但我小时候就读过他的作品，尤其通过采访和创作《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这篇纪实文学，对他的作品和人品更有了一层理解。读者为什么喜欢贾大山？习总书记为什么怀念贾大山？因为他是一个率性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

习近平与他第一次见面，贾大山就直愣愣地来了一句：“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这句话，习近平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如果是一般的县委副书记，会上马上反感。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定然不爽，从此肯定会疏远他。

但是，习近平没有。因为他理解文化人，能够容忍文化人的个性和特点。几天后，正是习近平主动约见了。之后，他们不断地见面，谈话，交心，成了朋友。

但是，贾大山还是那么率性。在一次谈话中，他竟然开玩笑地向习近平：“你说，咱俩谁在全国影响大？”习近平说：“当然是你。出了正定县，谁认识我啊。不像你，走遍

作家和自己脚下土地的关系，往往是会决定写作的质地的。贾大山若不植根于自己的土地，想必是不会获得经久的价值的吧。这是一个将生命融进了乡村一草一木的作家，他当过知青，但从没有怨悔。他贪婪地吮吸着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散发的所有气息，他已经把自己消失在了众多老乡当中，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他自己停留、生活过的乡村，集镇是那样让他魂牵梦绕，西头的老王，东头的老李，仿佛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老乡们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的，他们的欢乐与忧愁与他自己的是可以同构的。因此，他所描绘出的一切，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微型百科。而位于这个微型百科核心的，是中国老百姓观察世界、待人接物、举手投足、言语话语的独特方式，是他们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善意、从容、豁达。

他笔下没有大人物，都是在土里刨食，在生活的夹缝中讨生计的普通人，只有他们散落在乡村市镇、集市小巷，才构成了属于乡村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风情民俗，才有了属于这方土地的人气。他们有的只是在集市里的小角落里谋得了放一只小板凳的地方，有的只是靠给人挑水过活，但他们的手艺、操守成为他们生活的可靠尊严。无论是卖小吃的、掌鞋的、倒腾杂货的，还是做豆汁的，在他眼里都是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人，他们固然非常卑微，但他们对乡村秩序的黏合、对人伦构成的咬合作用是伟大的，他们依然有自己的小乐趣、小癖好、小喜剧、小悲欢，他们以自己的口音、体温、言谈、微笑维系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期待，靠着一个个小手艺、小世故、小讲究、小温情把人们紧紧吸引和凝聚在可爱亦复可亲的土地上，让街坊们有说不完的话、吐不完的心酸。豆汁也好，糖葫芦也罢，烧饼也好，豆腐脑儿也罢，说到底都是乡情和乡愁所在，都是温情、人情所系。他写的都是那些老了以后可以反复回味的场景，记录的是游子离家之后不时涌上心头的情愫。虽然他的作品里有不少带着当时浓厚政治色彩的东西，但是时过境迁，“政治”失效了，但家园感、乡愁意识、民俗风情留了下来——依然醇厚、动人、栩栩如生。

作家爱不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读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作家了解不了解所写的人物，同样难以伪装。贾大山写的东西篇幅都不大，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读者是劳动者，是忙生计的人，他们不会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他知道自己所面对这些读者的耐心有多少，他不想给读者增添负担，不想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生字，也不想格外描写人物的心理，怕这样会让读者失去阅读的耐心。他希望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去传达一切。他知道，要抓住这些读者，就得讲故事、写人物、有气氛。他写的人物首先是美的，是善的。他们可能倔强、较真、爽朗、笨拙、透亮、粗犷、胆大、莽撞，好多人有落后得可笑的思想观念，看问题眼光很陈旧，但是他们不丑恶，他们不会给人出坏主意，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总是善良的、透亮的。其次他笔下的人物也是“小”的、谦卑的。“小”主要指很普通、很卑微、很不起眼，他们生活在庄稼地里，劳作在田埂上，有人偶尔胆怯地在集镇当中露上一小脸，有人却因为有一些小怪癖而给人留下了话柄——比如邮票一张一张给人卖，别人剩下的四环素他也要吃到肚子里，比如“口说知足常乐，心想高人一等”，但他们都是劳动者，有的愿意抛头露面，有的总是甘居人后。他们总是脚下有泥、脸上有土、身上有汗，辛勤的劳作磨损不掉他们对人的善意。他们有那样那样的毛病，性格并不完善，处境各不相同，就是这样一些人，紧贴着大地，接受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却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善意、播撒着谦恭，他们按照先辈们的老理儿去处理事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待他人，素朴地传递着做人的道理，传递着中国人对大爱的善意。

他所有的作品都能给所有人看，老少妇孺，人人皆宜，而不是这篇能给知识分子看，那篇只适于乡下人看，他的作品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人都能接受和叫好。他心里边明确的读者就是中国老百姓，他的作品有浓浓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他从人物塑造入手，注重写好故事，发挥汉语优势。揣摩老百姓的接受喜好、审美方式，是他构思作品的重要出发点。他作品里那些诙谐、幽默的调子和底色，实际上是从老乡抵抗日常平庸的乐观机智态度中来的，他们善于解嘲嚼苦的生活，心胸豁达。从他的整个作品中，看不出世间的龌龊，看不出人与人关系有多复杂，意识不到活在世上需要相互较劲，这正是源于作者的豁达、智慧与善意——须知，善意是最容易传染的。

## 真情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

□李春雷

全国，都知道贾大山。”贾大山一听，哈哈大笑。

在这里，贾大山虽然有作为作家的自信，但更多的是文人的清高。

但，习近平仍然没有在意，反而对他更好了。两人每夜聊天至深夜两三点钟，结束的时候常常互相叠罗汉、搭人梯，翻越县委大门。

在采访时，我还了解到一个细节：两人常常聊天到后半夜时，肚子饿了，习近平就拿出从北京带来的午餐肉，没有案板，就在稿纸的背面(稿纸正面有油墨)，用水果刀切成一片片，然后用茶杯倒上茶，倒上酒，继续聊天。

两人聊些什么？肯定说真话，说真话，说心里话。贾大山由着自己的性格，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县里的看法，特别是对正定县文化建设的看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虽然可能不好听，但肯定很真诚。

后来，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说：“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个人的参谋和榜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大写的人。他们都是真诚的人。真诚面对真诚，就是真朋友！正是有了这种真正的了解和理解，习近平才果断地、破例地推荐非党人士贾大山担任县文化局局长。

而贾大山，的确也是这样真诚的人。虽然他并不情愿从政为官，但他上任后，士为知己者死，全身心地投入。为了修建县里的大礼堂，即使离家只有1000米，他也吃住在工地上。为了跑来维修文物的款项，他多次在省城和京城奔波，

即使生病了也不休息，带着中药罐，白天跑工作，晚上在宾馆里熬中药。

他把这种真诚也移植到了小说创作中，从而实现了艺术质量的大跨越。

客观地说，贾大山前期写的《取经》和《正气歌》《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虽然得了大奖，也引起了关注。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生硬的感觉，艺术的纯粹度也欠缺一些。

但从《小果》开始，他变得更会写小说了。也就是说，他把自然和真诚，恰到好处地移植进了小说里，从而他的小说真情四溢，芳香弥漫。这从《花市》中可以明显看出，尤其到了《梦庄纪事》系列中，这种气场更加浓郁。

所以，我们说，文以气为主，气以情为根，情以真为魂。心底有真情，笔下才能开鲜花。心底如何才能有真情？

那就是要真正地扎下根去，走进真正的民间与基层，把感情与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融洽起来。通过双脚，把大地的气场传输进心底。只有这样，才能生发真情，生发灵感。

贾大山，就是这么一个书写真情的作家。他不故作，不刻意，说的是百姓的心里话，群众的心里话，所以，他就代表了大众，代表了人民。他的作品虽然量不大，但篇篇是精品，篇篇受到读者的喜欢，正如铁凝主席评价的那样——《天籁之声，隐于大山》。

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如此，他把双脚、把感情真正与民间接通，与贾大山和更多的像贾大山一样朴实、真诚的人民群众交朋友，从而真正了解了民情和国情，成为一位真正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的本色。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走向了各自的成功。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收获真情。真情，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也是文学永恒的主流！

## 热爱乡村土地上的所有气息

□梁鸿鹰